



# 我的婶婶萧红

曹革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的  
婶婶  
萧红

曹革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婶婶萧红 / 曹革成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473-0

I. 我… II. 曹… III. 萧红 (1911~1942)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6016 号

- 书 名 我的婶婶萧红  
著 者 曹革成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蒋婉洁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473-0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1	山东移民的后代 .....	001
2	父亲是过继来的 .....	002
3	后花园里的淘气女孩 .....	003
4	喊诗 .....	007
5	继母来后 .....	009
6	小学的记忆 .....	010
7	升中学掀起风波 .....	014
8	从德女子中学 .....	018
9	校园内外 .....	021
10	家,变得荒凉了 .....	025
11	房客,下层社会的缩影 .....	029
12	北京求学的曲折 .....	033
13	软禁与收获 .....	036
14	东兴顺旅馆的“春曲” .....	038
15	老裴指挥营救萧红 .....	040
16	热恋的殇逝 .....	043
17	走进哈尔滨文坛 .....	049
18	桃色的苦恼 .....	053
19	牵牛坊 .....	055
20	别了,南市街 .....	057
21	青岛,《生死场》的诞生地 .....	060
22	在鲁迅夫妇身边 .....	064
23	一九三六年,她在悄吟 .....	068
24	“苦杯”倾倒失爱的苦水 .....	072



25	海外悲悼 .....	076
26	“什么能救了我?” .....	080
27	上海抗战 .....	088
28	武汉的“七月” .....	090
29	临汾,心照不宣的分手 .....	095
30	西安,文坛双璧的结合 .....	098
31	大同饭店的婚礼 .....	103
32	重又写出了小说 .....	107
33	“我们必须抗战到底” .....	111
34	为《鲁迅》付出心血 .....	114
35	复旦大学的院外生活 .....	117
36	一九三九,第三个创作高潮 .....	119
37	“秘密飞港” .....	125
38	港九留红影 .....	127
39	纪念鲁迅 .....	131
40	一九四〇,第四个创作高潮 .....	134
41	困惑与喜悦 .....	138
42	《呼兰河传》,传世之作诞生 .....	142
43	续写《马伯乐》 .....	148
44	皖南事变后的香港 .....	152
45	与史沫特莱的交往 .....	156
46	创办《时代文学》 .....	159
47	玛丽医院 .....	163
48	结识柳亚子 .....	167
49	黑色的战火 .....	170
50	灾难的手术 .....	177
51	铁蹄下的诀别 .....	180
52	葬仪,椎心泣血 .....	183
53	怀念·迁墓 .....	187
	附录一 我与萧红——端木蕻良 .....	197
	附录二 萧红年谱 .....	209
	跋 .....	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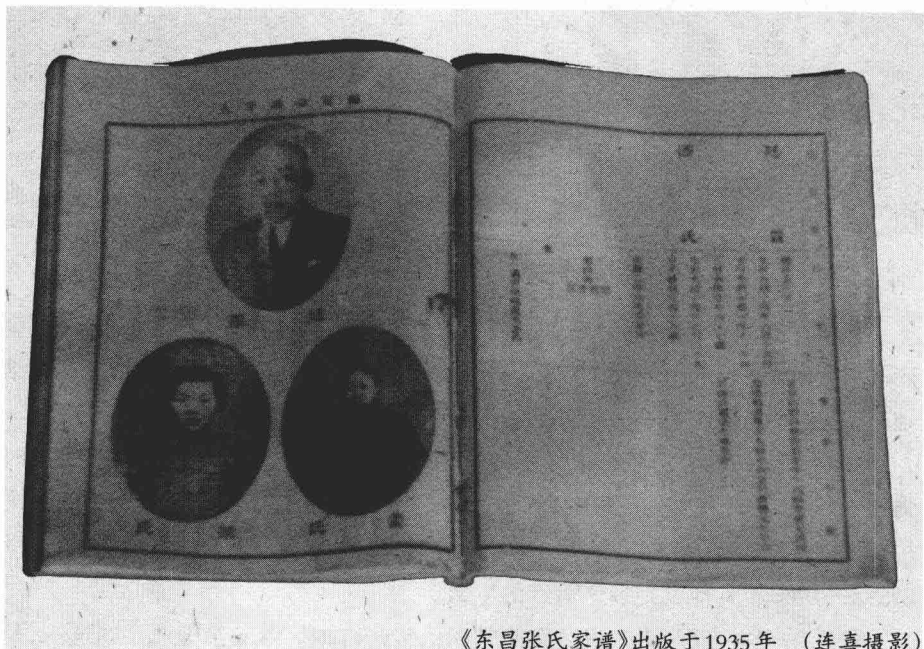
# 1 山东移民的后代

萧红本名张乃莹，祖上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的移民。祖籍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杨皮营村(今属山东省聊城地区莘县)，先祖张岱于清代乾隆年间携妻章氏“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到萧红时已传了六代。

张岱夫妇来到关外，先后在今辽宁省的朝阳和凤凰城两地给旗人当雇工。后迁移到今吉林省榆树县，在青山集镇东半截河子屯报领一块别人开垦过的撂荒地，开始了有自己土地经营的岁月。

嘉庆年间，他支持儿子张明福、张明贵兄弟到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占荒移垦。阿城后来成为张氏家族主要的栖息地。同治六年(1862年)，张岱携三子张明义也来到黑龙江省，在宾县占地开荒。肥沃的黑土地让张家很快地富庶起来。在大丰收的年景里，粮食多得处理不了，只好当草烧了肥田。

后来张家亦农亦商，一面把粮食远销到辽吉两省，一面开办烧锅做酒，开油坊，开杂货铺等。百年下来，张氏家族已在阿城、宾县、绥化、克山、巴彦、呼兰等地广置土地、房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大地主。其中，阿城“福昌号”本是家族的烧锅(制酒坊)，由于名声大，成为家族主要居住地的屯子名了。



《东昌张氏家谱》出版于1935年 (连喜摄影)

## 2 父亲是过继来的

张氏家族传到萧红祖父张维祯(1844—1929年),已是在东北生存的第四代。张维祯为人“温厚”,在少年萧红眼中是个慈祥的人。他幼读诗书十余年,因家业发达缺人手,他辍学“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务”。“辅助”二字说明他不擅长经商农耕,又因生性懦弱,加上当时没有儿子,因此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了呼兰县城的一处住房和一块菜地及油坊,由此从阿城福昌号迁到呼兰。



萧红生父张廷举



萧红生母姜玉兰

张维祯的妻子范氏(1845—1917年),比丈夫大几岁,符合当时“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观念。范氏的性格与丈夫相反,能说能干,爱逛街喜热闹,指挥丈夫给她打扫卫生,俨然成了一家之主。

张维祯夫妇的心病是膝下无子,三个女儿出嫁后,成了“无后”之家。按那时封建家族的规矩,他们可以在家族中过继一个男孩。张家大排行中老五的张维岳,先后娶妻两房,生养七个儿子。张维祯选中堂弟病逝前妻的第三子张廷举(1898—1960年),他就是后来萧红的生父。

张廷举三岁丧母,十二岁过继给堂四伯父张维祯。继父给他改字叫选三,是

指在堂弟张维岳前妻的三个儿子中选老三为继子之意。当时张廷举正在阿城老家读书,随继父到呼兰后,按他意愿,被送到当时省城齐齐哈尔(当时叫卜奎)继续深造。在省立高等小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考进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时授“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二十一岁的他到汤原县农业学堂任教员,兼实业局劝业员,从此开始了他多年的教育生涯。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范氏做主,给张廷举选择了“幼从父学,粗通文字”的姜玉兰(1885—1919年)为妻。其父姜文选是“硕学文选公”,民国初年曾当过省议员,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他有四女一男,皆随父读过诗书,家境又好,求婚人很多。姜文选尤其看重大女儿姜玉兰,因此二女儿姜玉环出嫁了,姜文选还未给大女儿选中他满意的对象。张姜两家联姻,双方都极满意,在第二年8月,在一场暴雨的“吉日”中,举办了婚礼。

### 3 后花园里的淘气女孩

婚后三年,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二十六岁的姜玉兰头胎生下一个女孩,她就是后来的女作家萧红。祖母范氏日夜盼着抱上长孙,祖父张维祯却视孙女为掌上明珠,取乳名荣华,表示下回生个孙子要叫富贵,“一凤一龙,荣华富贵”。萧红后来告诉她丈夫端木蕻良,自己出生那天是端午节,家里认为不吉利,所以改在五月初六过生日。

萧红小姨梁静芝(她比萧红小三岁)晚年也回忆到:“在当时呼兰的老人们中有传说,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是女孩五月初五出生,很不吉利,所以萧红家人就说她是五月初六出生的。”

萧红三岁时,祖父的愿望实现了,姜玉兰生了一个男孩,取乳名叫富贵。谁料这孩子命舛,仅过一岁便夭折了。萧红五岁时,又得到一个弟弟,小名连贵,他就是后来的张秀珂(1916—1956年)。母亲把精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萧红反从祖父那里得到了隔辈的至爱,这爱,是她一生不能忘怀的;对它,她“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在萧红的眼里,祖父“是长得很高的人,身体很健康,手里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则不住抽着旱烟管”。祖父的眼睛总是笑盈盈的,他的笑,常常笑得和孩





萧红故居后花园（连喜摄影）

子似的。

祖父在家里惟一的工作，就是擦拭祖母榻上的一套锡器。这惟一的活计换来的却是范氏的恶骂，骂他懒，骂他擦不干净，骂他是一个“死脑瓜骨”。

幸好，小萧红三岁了，会走会跑了。母亲怀上了富贵，顾不上她，她成了祖父的玩伴。后花园成了小孙女和老爷子自由自在的天地。

二十多年以后，萧红用那支带着灵性的笔，向我们描绘了她儿时那个五彩缤纷的后花园：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少，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祖父一整天都在后花园里，萧红也跟着他在那里玩。“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

是另一个世界了。决不是那房子里的狭窄的世界，而是宽广的，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的一片”。

萧红在后花园里，立刻就是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一只任性跑跃的小鹿。她淘气，好顽皮，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爷爷，樱桃树为什么不结樱桃？”

她淘气，顽皮。祖父浇菜，她忙抢过来浇。奇怪的是不往菜上浇，而是端起水瓢，使尽力气，把水往天上扬，又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她淘气，顽皮。五六月里，后花园一棵玫瑰开出了酱油碟那么大的花朵。不顾蜂子的威胁和刺会扎手，她小心摘下一堆，躲在拔草的祖父背后，往祖父草帽里插了红通通的几十朵。祖父“正经”地说：“今年春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萧红高兴地笑了，笑得全身都抖了起来：“爷爷真傻，我在他帽上插花，他竟然不觉，爷爷真傻啊！”她越发地高兴起来。

祖父竟把那一头的红通通的玫瑰戴进了屋，范氏见了，张口就笑，连话也说不出。父母也逗乐了，萧红更得意了，她笑疼了肚皮，在炕上打着滚。

祖父把帽子放下，也哈哈笑了十几分钟停不住。过一会儿，祖父似乎忘了花



修复后的萧红故居(连喜摄影)

和草帽的事，萧红在一旁提醒：“爷爷……今年雨水大啊……”一经提醒，祖父的笑就又来了，萧红也趁势在炕上打滚，爷俩好快活啊。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萧红后来回忆道。

张家大院坐落在呼兰县城南关的长寿胡同。这座院落建造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值张廷举与姜玉兰结婚的前夕。两人完婚时，院落尚未完工。这是一座有代表性的北方中等绅士的住宅：五间一排正房为檩五脊，青砖青瓦土木结构，有软山、明柁、明柱。五间正房的正中一间是厨房，有前后门进出。前门有两扇对开格式苏州门，已是北方风格。上柁头刻有楷书体的“吉祥如意”四字，为起鼓阳刻。墨绿底子，金漆大字。后门为对开的北方式木制门。

萧红的祖父母住西屋两间，她父母住东屋两间。姜玉兰的屋里，只有描金柜、帽筒、花瓶这类一般人家都备的家什，萧红认为“没有什么好看的”。

范氏屋里，就不得了啦，在小萧红眼里就与后来的博物馆一样，物品新奇多样，深深印入她的脑中，直到永久。她记得祖母屋子外间有大躺箱、地长桌、太师椅、朱砂瓶、大坐钟、帽筒等等。帽筒里插着孔雀翎。萧红喜欢它，想用手去摸一摸那翎上的“金眼睛”。可惜这个愿望当时不曾实现，因为祖母范氏有洁癖，从来不曾允许。

大躺箱上雕着古装小人，萧红数一遍，又数一遍，二十三个人物形态烂熟心中。她想贴近看一看这幅后来知道的“饮宴图”，可是祖母不让：“可不许用手摸，你的手脏。”

躺箱上那口坐钟画着古装美人。她好像活了似的，却对萧红并不友好：“爷爷，她总用眼睛瞪我。”谁说古装美人不会瞪人，萧红看出她的眼珠会转。

里屋的挂钟更奇了，钟下的铁链子垂着两穗铁状苞米。这还不算，钟里有个小洋人，祖父叫它“毛子人”。钟摆一分钟响一下。钟摆一响，那小洋人的蓝眼珠就转一下。萧红忘情地呆看着，半天半天的不动地方，全忘了后花园里的无限生机。

萧红五岁那年的夏天，她正在后花园玩耍，祖母病逝了。当亲友们来奔丧，哭哭闹闹，她觉得好玩，特别地高兴起来。她喜欢热闹，尤其来了四五个半大小子。有了玩伴，上树爬墙，连房顶也要上去的，她成了“假小子”。此时后花园虽大，已经装不下萧红了。她随着那些堂兄表弟们溜出张家大院，闯荡了一次呼兰小镇，直到那条流缓如银的呼兰河边……

## 4 喊诗

祖母病世后，萧红闹着要跟祖父去睡。这回，那金翎眼、古装美人、西洋毛子人、行晏古雕人，随她摸，随她看，再不会有“手脏”的斥责。那白白的窗纸再去捅破，也不会遭到针的炙刺了。不过时光已转，五六岁的萧红已经兴趣转移，缠着祖父教她念诗。

她喜欢念诗。她喜欢的不是诗的内容，而是觉得念起来好听。她还发现，诗不但可以念，还可以喊，她更是喜欢了——祖父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萧红的嗓门超过了爷爷，她喊着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房盖被你抬走了。”祖父说。

萧红咯咯地笑了。她开始压低嗓门念，念着念着，嗓门越放越大，如开足了音响的收音机，五间房里都震荡着她稚嫩嘹亮的音调。“没你这么念诗的，你这不叫念诗，你这叫乱叫。”祖父作出嗔怒状。

“呀，不让我叫，我还念它干什么？”——萧红心里说，抿着小嘴偷偷地乐。爷俩就这样，晨起念诗，夜卧念诗，半夜醒了也要念上几句。尤其这深更半夜，那诗句也会被她扯着嗓子喊出来。对房的母亲从睡梦中惊醒，恼怒地吼了起来：“再喊，就要过来打了！”萧红却高兴了。反正除了爷爷，还有别人听到了她的喊诗，尽管为此挨了对方的骂，那又有什么呢？

“不学这个！”她摇头，夸张地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每当祖父教她一首新诗，刚念第一句，甚至刚起头，她觉着不好听，就这样说。

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念到“处处”两个字，她就兴奋起来：“真好听，‘处处’，‘处处’，多好听啊，‘处处’。”哈哈，她高兴了，小脚前后乱踢着，像鸟儿在枝上跳跃。

还有一首，她更喜欢了：“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什么几度呼童扫不开？萧红根本不关心那是什么意思，只是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觉得有趣，原来她念成了“西泝忽通扫不开”。“爷爷，这首最好，‘西泝忽通扫不开’。”祖父摇摇头：“淘气包子！”

一来客人，祖父总叫萧红来念诗。萧红的保留节目必是这首“西泝忽通扫不开”，而客人必定是拍拍她的头一顿称赞。一见此景，萧红高兴极了：“傻不傻，还夸呢，我把大人都骗了。”她心里咯咯地笑开了，小脸扬着，开成了一朵雏菊。

念了几十首之后，祖父开始讲解内容。原来是凭着感觉判断诗的好坏，这回萧红可以从内容上决定喜欢与否。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祖父念着。

“黄梨好吃，两个更好，我一个，爷爷一个。”

“傻丫头，黄鹂是鸟，两只小鸟在叫。”

“不要，不要，不是梨，我不念。”

祖父只好另换一首崔护的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萧红喜欢，她想：“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这么想，就每每要祖父念这首诗，每次念完，她一定要追问祖父：

“今年咱们的桃树开不开花？”



东间外屋南炕萧红出生处(连喜摄影)

有一首诗给萧红烙下深刻的印象。祖父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是说小的时候离开了家到外边去，老了回来了，家乡的口音还没有改变，胡子可白了。”“为什么小的时候离家？离家到哪里去？”敏感的萧红一下子抓住了诗中并不被人注意的起因提出疑问。

这位思维敏锐的小女孩，当时肯定不会想到，她的一生，将是漂泊的一生！

## 5 继母来后

1919年8月,当已是八岁的萧红又在后花园捕蝶时,她的母亲因肺病故去,年仅三十四岁。姜玉兰嫁到张家,与精明要强的婆婆范氏相处了十年。范氏死后,姜玉兰当了理家人,压抑已久的才干显露出来。丈夫在外县教书,她操持家政井井有条。据说张家大院原有一处厢房,就是她一手操办建起来的。姜氏生有一女三子。萧红三岁时,她抱上了儿子富贵,可惜一年不到就夭折了。过一年她又有了儿子连贵,这就是后来的张秀珂。又过两年,即1919年春,她又抱上儿子连富,谁料在奶亲中,她就病逝了。姜氏对女儿调养得极好。现在保存着一张萧红三岁时与母亲的合影,萧红穿着和母亲一样颜色、料质的夹袍,外套一件小马褂。长得敦敦实实,个头快到了母亲的腰部。小脸胖嘟嘟的,白白净净,小眼圆溜溜地瞪得大大的,充满自信。只有小嘴习惯地抿着,嘴角深陷,充满个性,显出小小男子一样稚嫩的任性与顽皮。母亲长圆脸,面目清秀,娴雅。

姜氏病故,丢下八岁的萧红,三岁的连贵,还有刚出世几个月的连富。这一幕生离死别,闭目想想也够凄惨的。张廷举是爱妻子的。萧红后来还记得:当时母亲生病三天,许多医生骑马、坐车来到张家探诊。

张廷举办理了结发妻子的丧事,又把奶中啼哭的三子送给阿城的四弟家,他心中的忧伤和烦恼,能向谁去诉说?亲生父亲?已过继出去,又怎么回去诉说,况且生母早已过世。萧红的祖父?一个不愿经事,整天与孙女说笑的闲人,又能对养子承担多少悲伤?而萧红还小,对正事并不早熟,这悲哀也只有他一人在心中默默承受。

当时,张廷举为照顾家小已



1914年三岁的萧红与母亲姜玉兰(张抗提供)



萧红继母梁秀兰

调回呼兰,在第二初高级小学校任校长。职务一天不能放下,家里又没有女主人,上老下小牵挂着心,这种局面实在难以久持。同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四),姜氏去世百天之后,张廷举续娶了梁秀兰(1898—1972年)。这位梁姓姑娘与姜氏有几个巧合:在家都是老大,都是二十三岁嫁给张廷举。

梁氏的性格也是柔顺得很。她大姑娘新婚嫁进张家,已要面对一个九岁任性的小姑娘和两个不懂人事的小小子了。梁氏后来对人说:“我过门时,荣华穿的鞋面上还缝着白布,别人觉得不好,才撕掉领到我跟前认母磕头。秀珂是别人抱着给我磕的头,我还抱了抱连富算是当了妈。”她实际只比萧红十四岁。

她嫁到张家,张家已经无财富可言。姜氏在世时,家里只雇了一个厨师,杂役由族人有二伯去管理。油坊倒闭后,几十亩土地出租出去,西院也租给一些穷户去住。梁氏来后,家里仍是一个老厨工做饭,有二伯管杂役和菜园子。家里已无长工或短工。粮食之类多由阿城老家定期送来。

梁氏得到的只有张廷举,这是一位知书达礼,有教养的,当地知名的教育界人士。

然而,令梁秀兰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名字与张家子弟中张秀珂这一辈,同犯一个“秀”字。“秀”字是张氏宗谱排字定下的,当然不可更改,于是张廷举给她改名“亚兰”。这既有续弦之意,又是对姜玉兰的怀念,只是对梁秀兰来说是不公平的。

## 6 小学的记忆

梁氏入门仅一个多月,1920年春,九岁的萧红进入呼兰县南关女校读书。这个学校当时在县署前街路南,十数间校舍,五位教师,只有两个班的学生。



民国初年与其他县城一样,呼兰县教育水平不高,师资不足,生源也杂乱。学生中八九岁的,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已成家的都有。萧红曾提到念小学的学生给家里写信,寻问自己儿子的病情如何了。还有的已是一家之主,写信问地租和粮食买卖如何,让现在的人无法想像。但是,从中也透露出,当时的人已认识到受教育的重要,新式教育已在与传统迷信相较量,民主和科学之风已吹进呼兰城。萧红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接受时代的洗礼。




萧红读书的小学(原龙王庙),现改为萧红小学

由于学校由春季开学改为秋季,萧红在初级小学读了四年半,1924年暑假,她考入高小,冬天,学校改名“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1925年学校迁到原劝学所旧地。

萧红当时的学名叫张乃莹,据说,她原来的学名应叫张秀环,与她弟弟秀珂都排一个“秀”字,因与二姨,母亲姜玉兰的妹妹姜玉环同犯一个“环”字,二姨认为是“犯了辈分”,由外祖父做主,改名“乃莹”。“秀环”可做“美丽的带孔之玉”讲,“乃”是取了“秀”字的下半部,“乃莹”可做“是玉之晶莹”讲,即《论语》中“如玉之莹”,可见名字改得精巧。

十三岁的萧红已是少年了,她还是一个淘气任性的“假小子”吗?据她当年的同学傅秀兰回忆,她已是稍高个,白净的圆脸上闪着秀气聪明的大眼睛,穿着阴丹士林的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黑布鞋的学生装。给人印象是性格温和、恬静,平易近人。





她长大了,学会了克制自己。她已从祖父怀里耍娇的小女孩,变成自觉钻研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英文、日文的文化世界里寻求知识的女学生。她探寻自然的奥秘、社会的奥秘,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七大洲四大洋,一一都要摄入她的眼中,汇入脑海。她对“秀才不出门,便闻天下事”有了深切的体会。

除了课堂上的功课外,又把家里藏书一本本翻出来阅读,再不是去把七大姑八大姨“八百年前的老货”扒出来引以为乐了。她的异母同父弟弟张秀琢曾回忆说,家里“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中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

在家里除了祖父的疼爱 and 启蒙外,还有一位大伯父张廷萤是萧红崇拜的人物。这位大伯父是张廷举的亲大哥,经常住在呼兰代弟弟管家。他嗓音宏亮,性格暴烈,与张廷举的文质彬彬近于冷漠的举止形成对比。大伯父的热烈正对萧红天性开朗的脾气,因此是她“童年惟一崇拜的人物”。(《镀金的学说》)。那时觉得大伯“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上学后,伯父给她讲故事、买小人书。入高小后,开始给她讲古文。十四岁那年,伯父讲到一篇吊古战场的祭文,壮烈的汉子声咽了,萧红也悲恻地痛哭起来,她后来回忆说:“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此文此事给她印象极深,后来的岁月里,她几次在文章和信中提到。

伯父讲故事,有时把族中上学的男孩子都招来听讲。每每讲完后,他一定要补上一句:“别看你们是男孩子,荣华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他逢人就夸萧红“好记力,心机灵快”。

萧红聪明好学,渐渐开始关注周围社会与人的行为,她观察调查,把一座呼兰小镇装进了脑海中,后来这种体验写进了她的名篇《呼兰河传》之中。

1925年5月,上海日本纱厂监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市民们走上南京路上,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又遭英国巡捕枪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流血惨案。暴行激起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帝情绪如大海波涛向全国扩散,形成反帝浪潮。

6月4日,“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北方都市哈尔滨。哈市各界闻讯而动,纷纷组织“救国会”、“后援会”。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哈尔滨的“五卅”之火烧向远近县镇,也烧到了沉寂的呼兰河畔,当地爱国志士、教育家王鸿恩(字锡三)带头倡议,呼兰县成立了“县沪难后援会”。他们上街游行,抵制日货,募捐义演,呼唤起呼兰县民的爱国热情。

7月中县城学校放暑假,以第一中学为首的中学生联合会带领中小学举办